

爱一个人或者 不爱一个人 (外二首)

○ 海 男

羽毛笔太容易划破纸上的
旧宫殿
爱一个人或不爱一个人
仿佛都在迷雾中前行
走在小镇的集市上看见从
山里来的人
带来了穿过林子的鸟
只要你有缘,就可以用货币
换下栖在山里人肩膀上的
那一只只鸟
我走上前,要训练多长时间

旭日笼罩
时间太快了,我们用不着煎熬
用不着在厌倦中削下苹果皮
石榴已经快成熟了,而我更
喜欢
石榴花绽放,我在树下仰头
天空中有绿或红色的自然
环境
弓弩手仿佛又回到我们之间
催促我们走到尽头时说声
再见
噢,再见吧,我的陌生人

要发明多少魔法才可能让
鸟儿们
栖在自己的肩膀?这是我
无法做到的事情。
有人走上前 他们带来了笼
子想把那只翠鸟带回去
我从内心深处抗拒着那只
鸟笼
但我与那个带笼子的人是
陌生关系
我无法走上前告诉他笼子
是鸟儿们的监狱,是的 每
一只笼子都是人的监狱
鸟儿来到笼子里绝望地啄着
那方寸大的笼子时
你们难道没有怜悯之心

从青麦地中 散发的消息

当我们彼此越来越陌生的
关系
走到了尽头,这是我早就预
感到的灰烬
那些从青麦地中散发的消息
告诉我,时辰已到
我们已经疲惫不堪
而换一种习惯,也许能延续
更多
对于美感的批评和创新
当母亲日渐消瘦,我又一次地
看见了许多年前的春天
母亲往乡间小路走过时被

原始森林中的 苔藓

倘若每一个地方
都会长出原始森林中的苔藓
我们的故事会讲得更自然
土地被犁耙梳理后出现的
曲线
解决了犹如头发被风吹乱
的感觉
当一个人头发零乱地贴在
脸上
显得不知所措的慌乱
土地需要秩序,就像人需要
拥抱
空气需要人去呼吸后产生
了磁力感
上楼梯时,头顶上空离星辰
更近
每一种习惯性的时刻,都是
人类
控制好灵魂的艺术结构学
围着灶堂转动的厨娘为什么
用美食取悦了她的男人
农妇们则制造了大地上的
圆舞曲
取悦了身体,同时养育了又
一代枭雄
当四野有潮湿的苔藓,足以
满足
更深一层的饥饿中的味蕾
和精神

看手机视频,经常见到有人装作佛祖或者观音菩萨,告诉你今年是什么日子,哪天哪天你将有财运横运到来的话。开始听得人还有点五迷三道,觉得佛祖和观音菩萨真的神了,他说的不就针对自己吗?正沾沾自喜时,视频里的佛祖和观音菩萨又说,如果你要实现梦想,就要在纸上写上八方来财,还要买上一串开过光的佛珠、挂件,并且煞有介事地告诫你,一定要把那些法物压在枕头下三天,如果按这个去做了,保证你能发大财改变流年运势。这些视频从年初我就看到,当时就想,马上就要过年了,出这创意的人虽然技法不高,无非是说吉祥话挣点小钱,随他个百十块钱的缘也就罢了。谁料,手机这玩意是有记忆功能的,只要你看过某个视频,或者是你内心默念了某个人或事,屏幕上很快就会出现与之相似的内容。最初我十分好奇,时间久了,也就不太关注了。

我到过很多寺庙,常见人们都喜欢烧香拜佛。有的寺庙,如潭柘寺、雍和宫、法源寺、广济寺等,逢过年遇到的初一十五法会,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凌晨一两点钟到寺门外排队,都想抢头炷香。如果抢不到头炷香,前一百前五百也行啊!我是没参加过这等抢头彩的壮举,倒是因为看病清晨天还未亮就到医院排队挂号。等号挂上了,才发现要真等到门诊,见上医生那尊佛,恐怕得等到上午日上三竿。当时就想,这年头拜人拜神拜什么都不容易。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可以花三五百块钱挂特需专家号,这样你就可以提前拜佛了。我试了几次,果然不用再为此焦虑了。有钱人常说,但凡能用钱摆平的事,都不叫事。可我我心里就是不舒坦,不是心疼钱,而是那种有失公平的分别心。反之,如果你大年初一早晨第一个排队到潭柘寺、雍和宫那样的寺庙前,倘若有个大老板要花1万块钱买你手中的票,你会卖吗?我想绝大多数人肯定不卖。可是,如果那老板把1万后边加一个0两个0,变成10万100万时,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会动摇。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也不管谁先拜的佛,佛待人都是平等的。你看,某个大官拜佛,佛不说话。某个老板拜佛,佛也不说话。某个犯罪失德者拜佛,佛仍然不说话。于是,更有钱的人,斥巨资建了一座寺庙,建了一尊几十米高的大佛,希望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功德,可佛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据说,达摩祖师从广州北上东行至南京见梁武帝,痴迷于佛教的梁武帝以为见到知音了,便将自己如何在全国建

如来不說話

○ 红 孩

庙、为僧众提供衣食供养的事迹慷慨陈词一番,希望达摩祖师给予高度评价。岂料达摩祖师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您并没有什么功德!梁武帝听罢感到非常意外,问达摩祖师为什么这么说。达摩祖师说,建庙修寺、供养僧众都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是弘扬佛法。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吃斋念佛,让全国许多的老百姓去供养,你说这是功德呢,还是罪过呢?梁武帝听了自然不悦,达摩祖师也不勉强,就到他处弘法去了。

我从事媒体工作几十年,记者、编辑、主编都干过。在现实生活中,常听某些前辈作家、编辑聊起一些文坛往事。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不便多说,那样有伤文人的体面,就说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京城有“四大名编”之说,具体指《人民文学》崔道怡、《当代》编辑龙世辉、《中国作家》编辑章仲愕和《十月》编辑张守仁,他们都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复苏时几个大刊的小说编辑,经他们手,都编发过一些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品,如《班主任》《高山下的花环》《空中小姐》等。这四位编辑,我和龙世辉见过一两面,其他三位几乎成了忘年交。这四位编辑之所以被誉为京城“四大名编”,说法不一,主要出处是在某次文学作品研讨会上,有位很有名望的文艺评论家,在讲话中顺口说出京城有那么几位大刊编辑,经他们手发表了很有影响的小说,在肯定小说作者的才华外,也特别强调了编辑的独具慧眼,对一篇作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被提到的这四位编辑,就像周扬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提出“鲁、郭、茅、巴、老、曹”那样,很快在京城文学圈甚至全国文学圈传开。当然,不论是周扬还是后来的某位先生,他们对作家和编辑家的排列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并非文学界的公认。对此,古代早就有“文无第一”的说法。道理很简单,李白、杜甫、白居易不好比较,郭沫若、徐志摩、艾青也不好比较,无非是在各自的领域、题材、语言、艺术表达上有非凡的表现罢了。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中国初期“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家作品回顾展,让很多中老年读者很是青睐。这些作品,在那个时代毕竟影响了无数人。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那八个作家的八部作品就是巅峰,而只能说它们具有代表性。这八部作品毕竟只是长篇小说,那么中短篇小说呢?还有以魏巍、杨

朔、秦牧、刘白羽为代表的散文,以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为代表的诗歌呢?因此,我们不必心里总是悬着一座座文学的雷峰塔,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同样,就说那四个名编,在那个文艺复苏的时代,作家创作冲破禁锢,像潮水般奔来时,哪个编辑还不会遇到一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从文学史看,作家、编辑、出版社、报刊社,包括广大的读者,都是共同发力,才成就了一部一篇一首作品。如果哪个作者回忆作品发表出版前后的过程,他肯定要对编辑、出版单位和读者表示感谢,这一点我们从很多文章中都能看到。作为当时的编辑、编辑的领导,也多人写文章回忆是如何发现作者作品,经过怎样的修改、打磨,最终得以面世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编辑出版者的艰辛劳动,有很多出版单位甚至还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我要说的是,作为当事人的编辑,把一篇作品的诞生详尽写出来,这会使读者、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了解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作品。但如果过度地去渲染编辑的功劳,如何慧眼识珠、指点江山,以至在不同场合去吹嘘,夸大其词,就有点失德了。我就亲眼看到一些作家对某些大编名编表示不满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如来佛、观音菩萨,想来几千年来,有多少人他们在面前祈求,希望早生贵子、金榜题名、老人平安、当官发财、长命百岁,其中有如愿以偿的,也有终身未果的。假如如来、观音真的显灵,把某些人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到处去说自己的本事有多么神通广大,这寺庙还不得建得比地球还要大?!我很佩服如来佛、观音菩萨的定力,不管你许什么愿、供多少钱财,他们从来都不说话。或许他们早已洞察人的内心,说与不说都是一种不负责任,也承担不起。所以以不说,就是要让人明白:人世间的分布,须由人世间去处理,你该得到的就得到,该失去的就失去。在寺庙里你能听到的永远是木鱼声声,以及僧人们唱诵的南无阿弥陀佛和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把我的这点心得说与一位老编辑听,他笑着对我说,如来佛其实也说过话。我问老编辑,如来佛说了什么。老编辑说,在《西游记》里,每当孙悟空淘气出圈,准会有某位老仙去找如来佛告状评理,这时如来佛就会大喝一声:“大胆泼猴,不许无礼!”我一听,不由得对老编辑揶揄道:“您说得没错,可惜我不是孙猴,我是红孩,乃是观音菩萨身边的善财童子。”老编辑一听,连连向我拱手说:就此打住,仅为闲谈而已。

不但要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路。当积累已够、困惑却深之时,那些照亮灵魂的思想、学说、经验,或只是某次震撼心灵的旅行,或一个纯粹如孩童的信念,它们不给你答案,只给你一个方向、一种姿态。你循着那微妙的指引走去,路便在脚下重新生长出来。这样的“指路石”,它不是终点,却是迷雾中的星光,给你希望,让你相信:这漫长的人生跋涉有意义,这纷乱的人间世界有规律,这烧脑的理念世界有逻辑。由此我想到了读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每个人

生命里那些指引我们前行的书籍、那些智者的片语、那些在迷惘时偶然瞥见的光亮,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指路石”?它们在我心灵的荒径上,刻出那个至关重要的“由此向前”路标。

过了险处,山势稍缓,遇见一大片林地,在林地旁,一块磨得平整光滑的石头上刻着三个字“快活林”,林间透出一片空地,几块平整如榻的石头被经年的风雨打磨得温润如玉,错落有致地分布其间,一层干燥的、金黄色的松针散落石上,有鸟鸣传来,愈发显得幽静。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登山遇石 (4)

○ 墨 耘

在盲目攀登中,在迷失方向时,有指路石的指引,可以大大节省体力消耗,也能有更清晰的目标,这何尝不像人生之路?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所以我们

车过果子沟时,云絮正漫过雪山的肩头。隧道口的风带着松脂与青草的气息扑进来,恍惚间竟像是千百年的光阴在此处打了个结——我终于站在了伊犁的土地上。这片被天山雪水浸润的河谷,早就在历史的褶皱里藏了太多故事,此刻正以漫山遍野的野杏花为笺,等着我一读解。

站在惠远古城的残垣前,指尖抚过夯土墙上的斑驳,仿佛能触到林则徐当年在此丈量土地的温度。道光年间的风曾吹过他的棉袍,这位刚从虎门销烟的硝烟中走出的老者,带着“谪戍”的罪名来到伊犁,却没让壮志被风沙磨钝。他踏遍天山南北,在雪地里画出坎儿井的蓝图,在奏折里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如今惠远城的钟鼓楼仍在,檐角的铜铃摇晃着,像是在重复他当年对伊犁将军说的话:“此地虽远,寸土皆国。”那些他主持开挖的“林公渠”,至今仍在灌溉着河谷的良田,水流声里,全是未被辜负的光阴。

往东南行,昭苏草原的油菜花海正铺向天边。想起左宗棠的湘军曾在此策马,这位抬棺出征的老将,虽非被贬,却带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决绝,将战旗插

遍了伊犁河谷。他在收复的土地上种桑麻、修道路,更力主设新疆省,让这片土地从此有了与内地一脉相承的脉搏。此刻草原上的哈萨克牧人正赶着羊群走过,他们马鞍上的银饰叮当作响,与当年湘军的号角,竟在此刻的风中融成了同一支歌——那是关于坚守与新生的旋律。

暮色降临时,我走进伊宁市的巴彦岱镇。巷子深处的维吾尔族老茶馆里,铜壶煮着的茯茶正冒热气。老板说,这里曾住着一位爱说哈萨克语的汉族作家。王蒙当年在此劳动时,把牛棚里的月光、公社中学的黑板、邻居大妈递来的馕,都酿成了文字。他在《这边风景》里写过的那条巷弄,如今仍有孩子们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撞在土墙上,惊飞了檐下的鸽子——就像当年,他在煤油灯下写下的句子,最终飞出了河谷,让更多人看见伊犁的温情与

我来了伊犁

○ 蔡静波

坚韧。
夜深时,我坐在伊犁河边。河水带着雪山的清冽,映着对岸哈萨克斯坦的灯火,也映着岸边的雕塑:林则徐手持图纸,左宗棠立马远眺,王蒙倚着书桌微笑。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带着不同的行囊,却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同一种印记——那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对脚下的土地倾注深情的模样。

风又起了,吹动着河边的芦苇。我忽然明白,伊犁的动人,从不是因为它收藏了多少被贬的故事,而是因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风沙里长出了更坚韧的根系。那些曾在此仰望星空的人,早已化作了河谷里的星星,而此刻的我,正被这片土地的光芒轻轻笼罩——原来所谓仰望,从来都是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在同一片星空下,共享一份滚烫的热爱。



《马上开花》 冯杰